



密密相思林

MI MI XIANG SI LIN

I267/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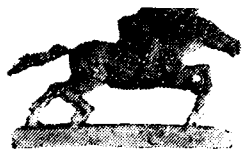
密密相思林

散文·小说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50069



放 军 文 艺 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750069

密密相思林

王炳根等著·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北京安德里北街21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8 $\frac{1}{4}$ ·字数154,000

1980年2月第1版·198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数1—60,000

书号10137·20 定价0.53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反映台湾人民斗争生活的散文、短篇小说集。其中散文十一篇、小说十一篇。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程度不同地反映了祖国人民怀念台湾同胞、台湾同胞思念祖国亲人，盼望早日骨肉团聚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台湾人民向往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并为之与外来侵略者、与分裂祖国的黑暗势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生活。它可以促进祖国人民与台湾同胞的相互了解，携手奋斗。

这本书的作者，有专业作家，有地方和部队的业余作者，还有台湾籍同胞。作品的内容丰富，感情真切，文字朴实，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读者可以从中领略一些台湾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色。

封面设计：廖宗怡

目 次

• 散 文 •

啊，台胞情.....	翟俊杰（ 1 ）
台云新竹.....	赵 鹭（ 7 ）
石头情.....	李克勤（ 14 ）
日光岩下洞箫声.....	艾青峰（ 22 ）
灯 思.....	黄肇嵩（ 29 ）
醉人怨.....	周铁人（ 40 ）
风 箏.....	陈锦清（ 48 ）
地 图.....	赵玲华（ 56 ）
大甲草青青.....	张 章（ 63 ）
蜜沉沉.....	晓 翟（ 73 ）
神 树.....	杨国联（ 84 ）

• 小 说 •

甘蔗田.....	林斤澜（ 90 ）
密密相思林.....	王炳根（ 115 ）
岸 边.....	叶剑凌（ 130 ）
阿 雄.....	王 丛（ 137 ）
火把山.....	张鲁滨（ 150 ）

丽 妹.....	邹 午 (172)
甜阿婆.....	黄清旺 (185)
望穿秋水.....	彭克巽 (204)
全家福.....	张 知 (221)
春 晓.....	丁华灿 (232)
归 燕.....	周 亚 战 华 (241)

啊，台胞情

翟俊杰

每当我凝望我国台湾省地图，心中总要油然涌出四句古诗：

去去程何远，
悠悠思无穷；
钱塘江上水，
直与海潮通。

这是唐朝元和年间进士施肩吾之作。当年，他不愿在宦海浮沉，弃官不做，率领族人东渡过海，至台湾的澎湖安家落户，垦殖耕作。说起来，他可谓一名老台胞了。此诗，是他送友人归武林（即浙江杭州）时题赠的后四句。看那武林郊外钱塘江直泻大海，与台湾海峡紧紧相通的思潮情水，足见台湾同胞和祖国的骨肉情感啊！

说起台胞的此情此感，我是深有感触的。

由于工作上的缘故，我结识了许多生活在祖国大陆上

的台湾籍同胞。他们中间，有年过古稀的长者，有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有经历过严峻斗争的共产党员，亦有崭露头角的艺术家。相处得久熟了，他们便亲昵地称我为“半个台胞”。对这样一个称呼，我感到十分亲切。他们给我阅读有关台湾的历史资料和图片，更怀着一颗颗灼热的赤子之心，讲述了许多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我认识的第一位台胞名叫叶纪东。他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但却显得颇年轻，清秀的脸庞上总带着温和的微笑。他是三十多年前，从高雄来到祖国大陆的。我们一见如故，面对面坐着，喝茶抽烟，象拉家常一样聊起他的故乡和故乡人。

老叶很健谈，常常发出朗朗的笑声。他说，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外族统治压迫下度过的。那时，连句中国话都不许讲。但是他的老阿公却常常关起屋门，语重心长地反复叮嘱自己的儿孙们说：

“咱们老故乡在唐山（台胞称大陆为唐山）。要记住，咱们是中国人！”

老叶深沉地回忆着往事：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阿公便偷偷地取出祖辈珍藏的《百家姓》、《三字经》一类的汉文读物，逐字逐句教给小孙孙念。他们常常边读边流着思念的辛酸眼泪。由于年代久了，这些薄薄的小本本的纸张都已经变得发黄，还散发着一股咸味，但是残破的地方被精心地裱了又裱，缺损的地方用工整的楷体字抄出补上。同志啊，不要笑话这些读物太陈旧了，在那样的岁月里，他

们能保存下来这些民族传统的汉字薄本儿，是要冒着被砍头的危险的，这是多么感人的热爱祖国的堂堂正气啊！

老叶叙述着，哽咽了。突然，他失声哭了起来，热泪涟涟。这泪里，包含着多少辛酸、愤懑和感慨！

我不禁想起了台湾歌仔戏中的一种“哭调”：大哭调、小哭调、九字哭、七字哭、卖药哭……这种哭调的形成，难道是毫无缘故，偶然而来的吗？哭，绝非只是懦弱的表现。长歌当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受着一场又一场深重苦难的台湾同胞，泪水里满含着怀念祖国的无限挚情啊！台湾同胞的这种感情已形成汹涌的波涛，凝聚成无比的力量，那是任何势力也无法遏止的。他们盼望着祖国统一，在用各种方式抒发着自己的感情，进行着奋斗。

福州的台胞石宏耀同志从各种画报和刊物上剪下许许多多台湾的风景图片。长年累月，已经贴了厚厚的几册。他说：“我几乎每天都要看一看这些图片。每看一遍，就增添几分为争取祖国统一而努力工作的劲头！”

汕头的台胞李光元同志已经五十几岁了，但还是一个单身汉。他说：“同志们都关心我，催我赶快找一个老伴儿。但是我不，我要等到祖国统一那一天再结婚！”

啊，真是斩钉截铁的誓愿！我们能责怪老李同志太固执吗？不能！透过这简短的话语，我们感受到的是深蕴的力量和坚定的意志！

我不由得又记起一段令人无法忘怀的往事。

还是在一九七三年，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北京

隆重举行的时候，我作为大会的记者，结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旅日旅美同胞乒乓球代表团的团员谭真田。他是响应祖国的召唤，毅然冲破重重阻力，和他的妻子一同前来参加比赛的。

那时，小谭还 不满三十岁。他长得很漂亮：白皙的脸庞，柔软的黑发，水灵灵的大眼睛炯炯有神。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

一天，我们一同游览长城，他靠着城垛口，心旷神怡地举目远眺，柔软的黑发被山野劲风吹得飘起来。

“啊，伟大的中华民族！”小谭扬起臂膀，象诗人一样自豪地大声呼颂。他在一种难以形容的激情里沉浸了好一阵，才侧过脸来，笑着对我说：“要说打乒乓球，我完全不够一个运动员的资格，也根本不可能取得什么名次。但是，我一定要来。因为我们代表着中国的一千六百万台胞哩！我要把台湾乡亲们热爱祖国的心情带到首都北京来，带给大陆的父老兄弟姐妹！”

一年之后，有一次我在上海虹桥机场候机厅等候登机飞往广州。我坐在沙发上，随手翻阅着一本画报。突然，有人在我背上轻轻拍了两下。我回头望去：啊，谭真田！

“哈，你又回来了！”我抱住他的臂膀，惊喜地大声喊道。真没想到在上海又和小谭喜相逢了。

谭真田脸上满是孩子般的稚笑，欢悦地说：“去年回国住了两个多月，哇，简直象是只有两个小时，真不过瘾！这不，今年我又回来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了。

往后哇，我要努力攒钱，争取年年回来一次！”

真巧，小谭也要搭这班客机去广州，然后取道香港返回美国。于是，我们开始了宝贵而短暂的旅伴生活。

飞机上的女乘务员得知这位台胞和我原来是老相识，便特意安排我们俩坐在一起。我们饮着桔汁，从一肚子话里挑选最要紧的谈了起来。小谭兴致勃勃地说：

“我从台湾到美国，一边做工一边读书。啊呀，总算熬到毕业了。你知道吗？我现在得到了一个顶心满意足的工作，就在联合国为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担任译员呀！能为祖国服务，真是叫人在睡梦里也要欢笑的事哩！”

话闸一打开，就止不住。飞机似乎懂得我们的心思，好象飞得很慢。透过舷窗望去：上面是万里蓝空，阳光耀眼；下面是云海银涛，广阔无垠。正侃谈着，突然，小谭打住了话头，贴着密封玻璃窗，凝视着东方，那是飞行方向的左后方。过了一会儿，他象是自言自语地说：

“噢，那云海尽头的下面，就是台湾吧？我爸爸妈妈在那儿……”

一个多小时转眼就过去了。俯瞰大地，已经是一派郁郁葱葱的南粤风光。飞机在盘旋下降，羊城白云机场的塔台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们的依恋难舍的心情亦愈加深沉了。小谭不说话了，默默地在手提袋里摸索着什么，一会儿，掏出两样东西：一份他们在美国办的中文报纸《群报》；一张他和他的妻子去年游览太湖时拍下的彩色照片。照片上，年轻的夫妇俩依偎着站在游艇的船尾，甜美地微笑着，

背后是船尾旗杆上猎猎飘舞的五星红旗。

谭真田深情地望着我，水灵灵的大眼睛分外清澈。他把报纸和照片塞给我，沉默良久。

“送给您，算是我们这次分别的纪念吧。待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我一定请您到台湾我家里去吃团圆饭！”小谭有力地挥了一下拳头，“等着吧，这一天一定会来到的！”说着，他抽出笔，在我的笔记本上匆匆写了两行字。

“这是我的地址。你要把祖国建设的喜讯及时写信告诉我啊！写得长长的，越多越好，十页、二十页！你知道吗？我们台湾同胞日日夜夜想念祖国……”谭真田使劲握着我的手，叮咛着，眼角噙着晶莹的泪花。

台胞情，情深似海哟；

回归歌，歌飞九霄啊！

我想用一首词来结束这篇短文。这词，是年近八十高龄的老台胞、政协全国委员、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理事陈文彬老先生满怀豪情，挥笔填写惠赠我的。

调寄《离亭燕》：

万里江山如画，泰岳劲松华夏。

遙望南天缥缈处，岛屿相连平野。

认得我东宁，顶雪玉山潇洒。

最是故园乡社，梦里红旗高挂。

啊，台胞情……

台云新竹

赵 骛

打开台湾地图，可以看见有个叫做“新竹”的县份。为什么叫“新竹”呢？是不是那个地方长满了很密很绿的竹子？我不知道。但是，在烽火硝烟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场上，我却看到了一棵从台湾新竹根生出来的“新竹”。

黄台云，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战士，瘦高个，面色微黑，一眼看去，就是个道地的南方人。说起来，他再也没有更多的突出特征，和许多青年战士一样，朴实、单纯、热情、活泼；也和许多战士一样，勇敢机智，在自卫还击战中立下了战功。

问他的战斗事迹，他总是摇摇头笑笑，找句话搪塞过去：“没啥个好谈的啦！”但一问他是哪里人，他就来了兴致。他告诉我，他是台湾新竹县人。

“那么，你爸爸是什么时候到大陆来的呢？”

“十几岁。现在他快六十了。他可想念台湾了，经常跟我们讲那里的风光和故事，教我们别忘了还在台湾的祖父、祖母、大伯、二伯。喏，我在战场上还收到爸爸的一封信。”

“信上讲了些啥？”

“叫我要多多消灭敌人，代表台湾同胞为祖国做点贡献。嘿，打起仗来，我真就这样想的！那天，我们攻打一座海拔一千二百九十八米的高地，我担任连队的战地救护员……”

想不到，一把金钥匙打开了难开的锁。

台云所在部队攻打的那座高地，山高坡陡，简直是直上直下。草木丛生，藤缠叶密，找不到一条路。不要说山上有敌人火力的严密封锁，在平日，就是腰里系根保险绳，也很难爬上去。台云跟随主攻排行动。救护员虽然没有枪，身上却带着四十多个急救包，十多卷绷带，两副夹板，一大包药棉，挎包里还揣了八颗手榴弹。重量和体积都不亚于步兵战斗员。

天刚放亮，腾漫的云雾在山间左绕右绕，上飞下荡，整座大山好象是被挂在半空中飘游似的。敌人万没想到有人会在这种时刻登上他们这“万无一失”的阵地。台云伏在距敌只有二百米的地方，在云雾飞动的刹那间，发现四个敌兵穿着短裤在工事前伸懒腰。他想打，可是手里没有枪，甩手榴弹，又够不到。“敌人！”他对附近的战友喊，战友们开了枪。一阵怒射，敌人老鼠般地窜进工事，死命顽抗。台云和战士们好象乘云驾雾的天兵似的边打边冲。接近敌人的时候，台云只觉得身上的重量减轻了，却没有计算甩了几颗手榴弹；只看到敌人的火力点一个个被炸烂，却不知道自己的挎包已经空了。他正想再摸手榴弹，耳旁一阵机枪连发

声，眼前一个人重重地摔了下来。台云穿行在密集的子弹之间，向倒下的同志扑去——原来是二班长。他的臀部被打伤，血肉模糊。台云心疼，鼻子尖酸溜溜地给他包扎，说：“二班长，你伤得太重，要赶快下去！”

二班长一边没事似地端着冲锋枪猛射，一边火刺刺地问：“刚打上，我下哪里去？”他侧支着身子想站起来，却又重重地摔在地上。

台云抓起二班长的冲锋枪，说了句：“救护组马上来抬你。敌人，我替你打！”端着枪冲上去了。

敌人被我强大的炮火压在战壕里不敢抬头，只能盲目射击。你不抬头我才不浪费子弹哩！台云找了个隐蔽点卧下来，等待着。有个短命鬼顶着王八盖似的圆帽露出头来了，好象那头就拴在台云的手指上，扳机一抠，那头不见了。这一瞬间，年轻的台云心却动了——这一枪不仅代表着祖国大陆的亲人，也代表着他日夜思念的台湾同胞。

战场上什么预想不到的事都可能出现。当敌人败退，战士们冲向敌战壕的时候，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块弹片，台云手中的枪“叭”的一声，冒着火光被炸成了两半截。搞不清是弹片还是枪身的钢片溅到脸上，他只觉得一阵麻酥酥的，鲜血便顺着嘴唇流了下来。

“黄台云，你负伤了！”不知谁喊了一句。

他摸摸脸，问别人：“伤在哪里？”

“啊呀！头部嘛！三块弹片扫过去了！”

他又摸了一下，这才觉得额头上是有三块地方缺了口，

在冒血，便掏出急救包自己缠上。但就是记不得缠好以后又干了些什么，也忘了战友们又是怎样往前打的。待他一切都明白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后方医院的床上，洁白的枕头旁放着一包五颜六色的糖果和一盒香烟。这个在枪弹里跳进跃出，负伤都不知疼的年轻人，把头埋在枕头里，哭了。

台云为什么哭了？是着急。他一边哭一边想了很多。他想到了负重伤不下火线的二班长和许多战友；想到了爸爸过去常给他讲的台湾的爱国英雄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壮烈故事；想到了爸爸来信中说的话：要多多消灭敌人，代表台湾同胞为祖国做点贡献！可是，自己做了些什么贡献？！才消灭那么点越南鬼子，就……战友们都正在激烈的战斗中奋勇杀敌，可自己却安静地躺在这洁白干净的床上！热血在他的全身奔涌起来。在这个台湾人的后代的热血中，强烈地沸腾着台湾人民传统的爱国精神。一刹间，台云仿佛听见了炮声，闻到了硝烟，炮火硝烟一齐在催他：快上前线！快上前线！

军医来了。

台云一骨碌爬起来，从牙缝里迸出六个字：“让我回前方吧！”

军医也是个年轻人，但很有耐性。他扶着台云躺下，说：“你负伤的位置很危险，不能马上出院。”

“让我回前方吧！”还是这六个字。

军医当然理解面前这个战士的心，但他不能放他走。

过了两天，听说有批伤员要往后方转，转到离前方更远的地方。台云扯着军医的白罩褂，还是那六个字：“让我回前方吧！”听声音就知道，他在流泪。

军医说：“你的伤区危险。让你转院，主要是作进一步的检查……”

有的军医不怕“硬攻”，就怕“软磨”。台云摇着头笑笑恳求着：“让我去打仗吧！等打完仗，我到北京去检查还不行吗！”

军医问：“你一个人怎么能找到连队？”

台云说：“自己的连队，走到天边也能找到。”

“那你准备一下吧。”军医被这个台湾籍战士强烈的求战情绪打动，终于答应了。

台云从裤兜里掏出糖和烟，说：“早准备好了。”

“你没有吃？”军医问。

台云说：“你是不知道，阵地上烟熏火烤口干得很，这糖有用。烟嘛，我怕我们连那几个‘烟鬼’，如今连烟屁股都没得了。”

年轻的战士台云，带着未好的伤，一个人在炮火纷飞的丛林大山中间找到了自己的连队。他把糖和烟分给战友们的时候，战士们高兴得紧紧围住他叽叽喳喳地说：“台云，你就是蜜甜的糖，你就是带火的烟，你……”

“你们说些啥个嘛！”台云止住战友们的话，“这是我从祖国带来的。祖国才是蜜甜的糖，暖心的火哩！”

战士们都沉默了。是啊，祖国！